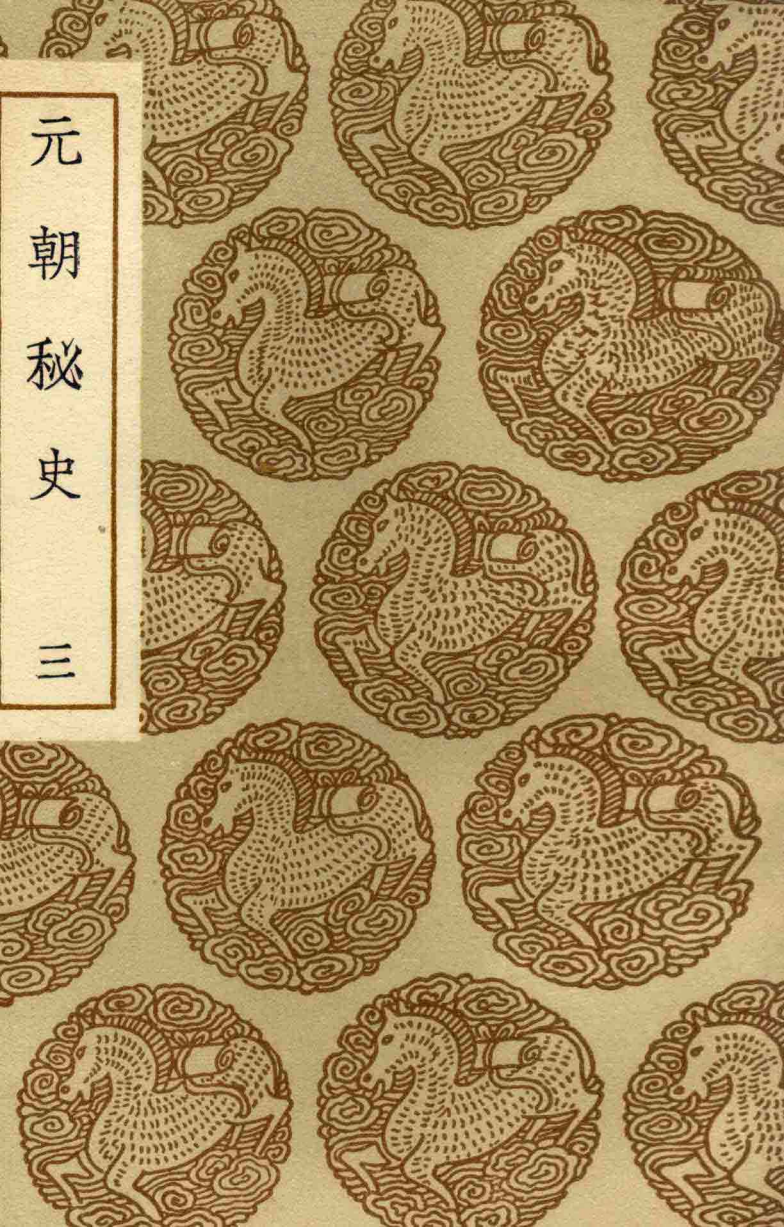


元朝秘史
三



元朝秘史

(三)

撰人 李文田
詳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元朝秘史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注者 李文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長

元朝祕史卷十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刺合勒只額列惕地面。

事在前文七卷

與王罕廝殺時。

正愁閒。雖是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廝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

按亦哈刺即亦刺合之倒即鮮昆也。元史之誤如此。

元史朮赤台傳曰。初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刺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答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如朮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併有怯列之地。

隨後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哨。

前文七卷

因天護助。將客列赤惕緊要的國平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始從征怯列亦自罕哈啓行。歷班真海子。閒關萬里。每遇戰陳。必爲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所以乃蠻蔑里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拏住。方虜了他百姓。

事在九卷前文。但言營內家人戰勝。未言功在主兒扯歹。

這是第二次功。

元史朮赤台傳曰。乃蠻蔑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朮赤台俘其主扎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未幾乃蠻復叛。朮赤台以計襲扎哈堅普殺之。遂平其國。

遂將夫人亦巴合賜與主兒扯歹。

亦巴合之獻。事在第八卷。元史朮赤台傳曰。賜嬪御木巴哈別吉引者思百。

成吉思對赤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道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帖木兒等。

前文九卷管阿答兒乞百姓之阿失黑也。

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兒扯

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

兀赤台傳曰。俾統兀魯兀四千人。世世無替。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個。如猛狗

一般。

是爲說
史四狗。

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廝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

李幹兒出木合黎。李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

元史兵志曰。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兀。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朵魯班庫魯克。猶言四傑也。

教主兒扯歹亦勒答兒。

前文皆作忽亦勒答
兒。此處似係脫字。

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

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

前文四卷有抹赤別都者溫。朵兒別氏。似卽此人。

你怪他。不會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李幹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

前文四卷格
泥格思氏人。

夜閒做雄狼。

能劫營
殺人。

日裏做黑老鴉。

能練除
整伍。依著我行。不會肯隨歹人。

不隨薛徹台出諸人。投札木合去也。

您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

元史宗室世系表曰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

教忽難領著格你格思

格你格思即前文一卷之格泥格思其源出於抄真幹兒帖該之第六子格泥格思後遂成此種族

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闕思迭該

別速部人前文四卷令管牧放羊隻

兀孫額不干

即兀孫老人

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

實賜四人見下文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喇罕山來

事在前文三卷

於幹難河

迭里溫孛勒答地面生我時與了一個貂鼠襖兒此時者勒蔑在襖襖內自那裏許做了貼

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斡說

前文無脫斡其人考之元史則脫斡乃蒙力克之子也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隸太祖帳下王罕詐以女妻太祖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知其詐諫止父脫斡閣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則脫斡爲伯八兒之父即明里也赤哥之子矣前文六卷諫止太祖赴王罕筵席爲蒙力克是蒙力克即史之明里也赤哥脫斡乃蒙力克之子也哈八兒禿傳

從千戶脫侖伐宋。則脫侖逮事憲宗也。

你父子爲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

史稱脫倫闡里必卽兵志怯薛也。元人西遊記有闡利必亦扯兒必對音。注見前文八卷。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脫魯罕卽太祖子拖雷也。注見前文八卷。其稱曰脫魯罕者。卽拖雷王也。元史世系表諸王多稱大王。其上冠以名諱。拖雷王以蒙古語呼之曰脫魯罕也。太祖太宗征西域。拖雷從行。脫侖亦扈從。觀後文十三卷。脫侖至大甯。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十四卷在撈幹兒合地面。大王與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侖議說。又征唐兀主不兒罕。命脫侖殺之。足見脫侖所商議之脫魯罕。卽拖雷罕也。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

前文四卷乞顏種人蒙格禿

汪古兒廚子說。

前文四卷作翁古兒。又作汪古兒。令管飲膳。故曰廚子。

在前你與這脫忽刺兀惕三姓。

前文四卷札刺亦兒種合赤溫合刺孩合闌勒歹三個脫忽刺溫兄弟。是三人皆出於脫忽刺氏也。

塔兒忽惕五姓。

前文四卷合答安兄弟五人爲塔兒忽氏。

敵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

敵當依前文作敵。前文四卷有此兩種姓。未言何人。

與我作一個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溼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

汪古兒以巴牙兀惕爲兄弟。而其父蒙格禿則乞顏氏。尋前文一卷。德薛禪稱也速該云。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是太祖亦乞顏則同族人矣。朵奔蔑兒干家裏使喚的人。其父自云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則巴牙兀惕卽伯牙兀歹對音。其爲一族無疑。汪古兒殆其後人也。

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侖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說。我母親將你并失吉忽禿忽。

即失吉刊忽初忽。

古出。

即三卷之曲出。

闊闊出。

前文八卷棄桑昆爲

太祖所殺。

四個。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作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

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

事見前文六卷。

有合兒吉勒失刺逃出，

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

門後坐開，有拖雷方五歲。

太祖第四子。

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

著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

那抽刀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

前文四卷作哲合命帶弓箭者也。忙忽部人，後文十二卷又作哲歹。

者勒蔑二人殺

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個爭頭

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個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說：

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著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

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

以妻功更益其夫賞賜。

又說於合勒合勒，只惕地面與王

罕廝殺時，幹歌歹項上中箭。

事在前文七卷。

孛羅兀勒將塞了的血啞去，救了幹歌歹性命。

幹歌歹卽七卷之幹闊台。太宗英文皇帝也。

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會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休

要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因阿勒塔泥之賞。而及其餘女子。如合答安豁阿黑臣老婦德薛禪妻撈壇類。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撈思迭該。這四個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

別乞卽今回部之伯克二字對音也。西域聞見記曰。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爲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爲。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責。今按祕史稱別乞者。有太祖異母弟別克帖兒。有撒察別乞。有忽察兒別乞。有脫古思別乞。察兀兒別乞。合赤溫別乞。必勒格別乞。忽都合別乞。皆尊貴之稱。惟不里孛闊。亦作不里孛可。與此別乞二字。音同字異。然核其對音則一也。

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你可做別乞。

巴阿鄰氏出自巴阿里歹之後。

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衆人上面。揀選個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按白馬白衣。蓋回教也。輟耕錄曰。國俗尙白。以白爲吉。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庫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白氣。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項。爲回部王。傳至三世。習蒙古法。又傳十四世。爲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爲國主。後二歲。獵於阿克蘇。遇回人授派噶木巴爾法。返伊犁。又西域水道記。述回部。

事云。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諸國。始汗曰青吉斯汗。其裔孫派噶木巴爾倡回教爲第一世。初祖云云。其言阿郎固庫卽祕史之阿蘭豁阿。其言青吉斯汗卽祕史成吉思皇帝是蒙古之興已習回教。故別乞之設以宣揚回教亦其舊俗可備考證者也。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答兒安達。

卽安答也。忽亦勒答兒歿於王罕之戰。事在前文七卷。姚燧牧庵集忙兀公博羅驢神道碑作畏答而碑云畏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疆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有如此矢。帝感其誠。約爲按答云云。此文稱安達職是故也。

在前廝殺時先開口要廝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据姚燧碑文則其子名醺木曷其孫名瑣魯火都其曾孫卽世祖朝平章政事博羅驢也。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

卽前文四卷之察合安不佳也。與此察罕豁阿四字對音其先出於捏兀歹氏故札木合答闌巴勒主惕之戰既勝太祖將赤那思地面部長烹之又殺察合安以其頭懸馬尾而去。前文四卷稱捏兀歹察合安卽其人也。察合安既歿於是役故成吉思追溯其事而恤。

其子譯文無定字。但取其音。故轉寫成察罕豁阿四字耳。

納鄰定幹鄰說。你父我跟前謹慎。於答闌巴勒主惕地面裏廝殺。被札木合廢了。

秘史凡言廢者皆殺之辭

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幹鄰說。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內。

捏古即捏兀之對音。其衆舊居於赤那思地面。札木合殺察罕豁阿。其族逃遁在各部中。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刺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我心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麼賞賜。鎖兒罕失刺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

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上源曰齊老圖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爲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又東北流。德勒格兒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來會。轉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來會。始曰色楞格河。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有理藩院司官駐此。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按蔑兒乞薛涼格地面。在今恰克圖之南。

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前文二卷作沈白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

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刺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

自在。出征去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刺。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

脫迭干家人。

即前文五卷脫迭格

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

即前文也客扯連也

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云自在快活者。蒙古語封答刺罕三字之解也。輟耕錄曰。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

舟楫。夜夢老叟曰。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明白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忽

有人進曰。此閒水淺可渡。帝徵夢中語。謂曰。汝先涉。其人乃行。大軍從之。無一不濟。帝旌

其功。對曰。但得自在足矣。乃封爲答刺罕。据此則蒙古語答刺罕。漢語自在也。輟耕錄又

曰。答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

次及千戶而已。丞相哈刺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錫號答刺罕。案啓

昔禮。卽乞失力黑之對音也。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

其父失兒古額禿

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

前文作乞鄰鄰里聲轉

擊來時。你

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擧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

事在前文五卷

爲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

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李幹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做中軍萬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個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

蒙韃備錄曰。又有鷓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云云。鷓博卽祕史之耆別。又卽元史之哲伯也。

再教收羊的迭該。前文四卷命其管放牧。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

前文四卷作窟出沽兒。又作古出沽兒。命其管修造車輛。故曰木匠。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答刺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戶管者。

札答刺種祖李端察兒之子曰札只刺歹。見上文卷一。前文四卷木勒合勒忽。亦作木惕合勒忽。蓋以牧養馬羣有功。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

蒙韃備錄曰。韃人生長鞍馬閒。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

成吉思說。在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俱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

元史兵志曰。宿衛之士。其初名數甚簡。後屢增爲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也。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揀選時。於各官并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

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戶內科斂。

兵志馬政篇曰。元起朔方。俗善騎射。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數計。牧人曰哈赤哈喇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

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

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干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趨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